

风物 深度

爱欲录：谈性Podcaster扬，在节目读信，直到原谅年轻时的自己

在越来越精准掌握自己之后，才能在交往中自由的交流；除了练习掌握好自己，自由还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对手。



《谈性说爱 Sex Chat》主持扬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吴思薇 发自台北 | 2022-04-24

podcast 性与爱

“今天这则是来自高雄的卡布蕾，37岁，大学时和一个暧昧很久的男生，那时候感觉男生想要走入关系，于是在我

房间要发生第一次了，过程接吻什么的都很好，他的size也很可以，直到要变化姿势，他看了我的阴唇一眼，却脱口而出，为什么你的长得跟A片不一样，我当下愣住了，感觉很羞愧……”

“写性给我”是扬主持的Podcast节目《谈性说爱 Sex Chat》裡的一个企划，素未谋面的听众写下自己的性经验寄给扬，扬和搭档Chase将信件唸出，然后像朋友一样帮他们想办法、用各自的经验给予回应。

上封信的女生的信继续讲下去：

“是我长得很丑吗？还是太黑了？然后没有尽兴地做完，结果他也没有跟我联繫就消失了，从此我的心裡蒙上一层阴影，不敢让男生帮我口交，甚至是只要他们想要去直视ta（阴唇），就会觉得很不舒服，会觉得很自卑跟紧张。我去妇产科内检的时候，也问过了很多医生，我的是不是不一样，因为阴唇长度不对称，需不需要动手术把他弄漂亮？医生虽然都说不需要，但我始终有这种恐惧，阴唇的样子是不是会影响男人的性慾呢？”

信中女孩如此讲述，身为女性的扬在节目裡，为她感到同仇敌忾：“他的屌才丑、我超气的！”“每个人的（阴唇）都长得不一样呀！”而身为男性的Chase则在旁提供男性观点：“我所知道是真的有男生会在意，我自己是不会啦，毕竟那么黑，哪看得到！”“但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在意，那去手术也是为了自己。”

信件中我们可以听到不同情感样态的人，ta们诉说着自己第一次的自慰、第一次的约炮、第一次被女友带着假阳具肛交、身障者第一次寻求性服务的快乐，也有中学女生对于自慰成瘾的担忧等。

大年初四，年假还没结束，扬就背着背包、带着录音器材、几本书和电脑，从淡水搭火车到台中找他的搭档Chase录音，她租了一个车站附近的共享空间会议室，开始长达6个小时的录音马拉松，为第六季的“写性给我”录音。来信的听众，是来自各种性向的男男女女，从思春少年到熟龄男女，在ta们钜细弥遗、真诚深切的信件中，我们可以听见不同情感样态的人，在生命中对于性与爱的困惑、炫耀、反思和追求。ta们诉说着自己第一次的自慰、第一次的约炮、第一次被女友带着假阳具肛交、身障者第一次寻求性服务的快乐，也有中学女生对于自慰成瘾的担忧等。

“ta们可能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任何人讲，但是ta写在这裡就是希望能帮助到类似的人，会觉得我何德何能，很感谢ta们掏心掏肺给我”，一封封没有间断地来信，是听众给予她的信任与告解，驱动着她三年来持续更新节目。扬说她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做一个Podcaster：“这个节目本来只是一个side project”“我就是个普通的女生，没有特别多的性经验，甚至对自己的身材也不甚满意，想跟朋友开一个聊天节目，但到底要聊什么？”



《谈性说爱 Sex Chat》主持扬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她开始约访来自不同领域的性工作者，他们更像是为扬打开了世界的另一面，有替身障者服务的手天使、性谘询师、情慾技巧老师、开放关系实践者等，他们带领着扬认识了更多各种不同面向的性。

连自慰都说不出口的情慾教主

她最初找了Gay蜜沃克一起搭档，发现自己其实不敢跟女生朋友聊性，对性的认识其实很少，只敢跟Gay聊。扬的家庭很传统，母亲规定她：“上大学前不能交男友，一毕业就要结婚。”对女儿期望明确的母亲，却也没有给她什么性教育。所以节目的最初比较像扬的学习纪录，由一个一个陌生的性单字所开展的科普知识，例如：“认识自己 It's my Vagina”、“高潮百科全书”、“新手自慰撇步”。

二年前的扬跟很多人一样，对性没有市的感到羞耻“业且自慰冷两个字 我甘守且讲不出来的” 扬甚至不

二十前的物政很多人一杆，对性反不出的感到羞耻 无定自慰达内于，我兵头定研个山不的。物甚主个太知道如何自慰，才会在“新手自慰撇步”节目中分享她查到的自慰指引：“你要找一个注意力最集中的时间、空间”，她和搭档沃克说“跟你们男生不一样，我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对的时机说，好，我现在要来自慰”。

扬原本在区块链的新创公司上班，工作稳定之余才将Podcast节目作为兴趣经营，但在2019年随着币圈大震盪，公司忽然解散，意料之外的失业让她焦虑，对于职场生涯更感到茫然，于是积极的投入Podcast的录製。最初她预期只有身边的朋友会收听，节目内容就像是和朋友聊自己的事。但没想到，播到第四集的时候，居然收到路人的批评“不要一直分享自己的事！”，受到批评的她反而感觉惊喜，她变得更认真了，开始约访来自不同领域的性工作者，他们更像是为扬打开了世界的另一面，有替身障者服务的手天使、性谘询师、情慾技巧老师、开放关係实践者等，他们带领着扬认识了更多各种不同面向的性。

这也让扬在无心之中，搭上2020年肺炎疫情冲击，台湾实施三级警戒影响下，所掀起的Podcast大热潮，成为Podcast圈裡的性爱教主，在看似Podcast生涯上了轨道的时刻，却也让她很矛盾“我不想为了录音而录音”。



《谈性说爱 Sex Chat》录製中。摄：陈焯焯/端传媒

直到做了节目之后，她慢慢在透过探索和学习中，才原谅了那个时候的自己，那个在关系中总是比较主动的自己，那个时候在公园帮男友口交的自己，她终于不再谴责自己，能公开的说出自己是一个“性积极（Sex-positive）”的人。

说爱比谈性更赤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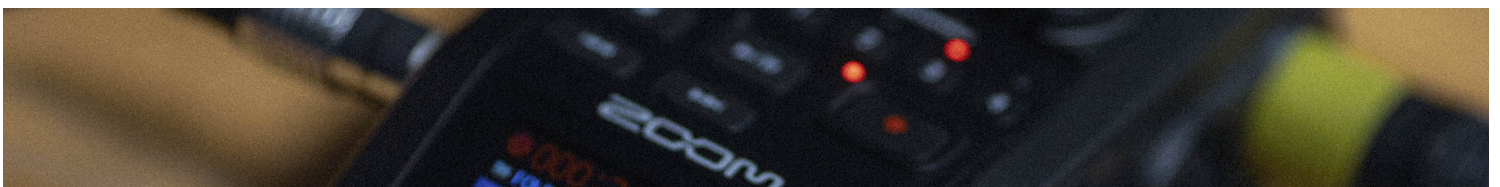
但她回顾自身，发现她所在乎的性根本上是源自于爱，然而冒牌者症候群的性格却阻挡着她“我有什么资格谈爱？”最后，她乾脆找来历任前男友们上节目，回溯、讨论他们过去的感情，当节目进入第二年的2020年5月20号（中文谐音：爱你爱你我爱你）扬发布了新系列“The EX File 开始说爱”在节目上一一起回答各种尖锐、赤裸的爱情习题：“有想过要跟我结婚吗？”“交往中谁比较喜欢谁？”“曾经偷吃过吗？”，她和前男友之间没有滤镜（no filter）的诚实对谈，引起听众大量关注与回馈。

除了恋爱以外，节目上也回溯了扬最早的性经验，第一次她在深夜的无人公园中，替第一任男友W的服务；而第二任男友小方尺寸过大，让她的第一次经验非常疼痛，但再接再厉的成功初体验；当然还有当时为何分手、如何在情伤中无缝接轨了第三任男友凡，又如何和多年未见的初恋男友一夜情，坦承当时在感情中的混乱与恐惧，坦承对自己的不了解。

“The EX File”的系列受到大量关注，有听众质疑扬的感情观“这种事情不要公开说吧”留下一星评价，但有更多的听众留言支持她的坦率“真的好勇敢”。她直言“我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敢讲，就是慢慢的，一次讲一点点、一点点、再一点点，才慢慢构成现在的安全感，一开始我也是害怕的”。直到做了节目之后，她慢慢在透过探索和学习中，才原谅了那个时候的自己，那个在关系中总是比较主动的自己，那个时候在公园帮男友口交的自己，她终于不再谴责自己，能公开的说出自己是一个“性积极（Sex-positive）”的人。

（註：性积极不见得是你有多少性经验，而是在你想要的时候去享受好的性经验。）

但她其实也不真的那么勇敢，几个前任都不约而同地提到，扬是一个很照顾别人的女生，在社团裡总是作为“妈妈”的角色，“我不知道我擅长什么，我最容易能获得肯定的方式，就是关心别人，所以这个关怀是很狡猾的”。交往最久的前男友凡在节目的最后说“我希望你（扬）能够自私一点”。身边的人对她的期待，却也是她对妈妈的期待。





《谈性说爱 Sex Chat》主持扬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扬希望能让各种性偏好、性别认同的人们都能自在表述情慾，透过各自不断地述说与连结，也让很多人知道，在面对情慾那么困惑的自己并不孤独。她好像在录音室中，用声音解放了自己的恐惧。

恋爱谈到最后，谈的是自己

母亲是一个很照顾家庭的女性，但她和妈妈却不是很亲密，“我和她不会讲话”，但扬会传讯息给母亲，希望她能自私一点，不要总是为了家庭委曲求全，去做让自己快乐的事。“我不想像妈妈一样，可是我好像就像妈妈一样。”和母亲的关系难题，或许也是来自于对于自己的投射。杨或许不是勇敢，只是无法忽视那些发自内心的渴望与困惑，翻遍她能触及的研究和报导，更问了各种不同经验的研究者，来替自己解答。或许是觉得自己所知有限，一开始的扬避谈性别议题，一方面是害怕自己不够懂，更害怕被称作“女权自助餐”。

但慢慢的扬藉着在节目中谈论性、谈论爱，和关系中的实践，她在社群上写下动则千字的看剧和阅读心得，越来越知道自己是谁，也渐渐地能直接说出自己的声音。从去年她开始以“我是女性主义练习生”自居，练习生犯错或许是必然，但她不害怕，比起犯错和误解，她更相信分享的意义。她的分享也带来更多人的分享，在不断分享的过程中，她找到了自己在性别议题中的角色，好像就更自在了。扬希望能让各种性偏好、性别认同的人们都能自在表述情慾，透过各自不断地述说与连结，也让很多人知道，在面对情慾

性偏好、性别认同的人们都能自在表达情感，透过各自不断地诉说与连结，也让很多人知道，在面对情感那么困惑的自己并不孤独。她好像在录音室中，用声音解放了自己的恐惧，更拉近了各自在关系探索中的人们，为自己和听众搭建了一个安全的所在。

一个週末夜的圆山广场上，爵士乐团The Flat Five现场演唱着Shiny Stockings，“That you dig that crazy hue When we go to a dance”，扬牵起舞伴的手轻快的步入舞池，跟着节奏旋转摇摆，在舞池中的人群双双对对地跳起Swing这种双人摇摆舞。这是扬另一项长期兴趣，扬说“跳舞是一种距离和身体的艺术，最大的要诀在于，在信任之中不断感受对方的状态，用自己心神接纳，然后透过肢体回应每一个的当下。”在五年的学舞历程中，她最喜欢当中即兴和自由的精神，摇摆舞不像街舞追求动作上的力量和整齐，而是有一个自由发挥的馀裕。她说跳舞跟与人交往其实很像，这些年来，她发现自己对于亲密关系有了更明确的想法，在越来越精准掌握自己之后，才能在交往中自由的交流；除了练习掌握好自己，自由还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对手。

虽然做节目让她有很多情感知识上的探索，但她在恋爱路上其实不顺遂，曾节目裡分享她在Tinder上晕船的失意。几次经验后，发现自己太容易患得患失“所以我现在只在最快乐的时候滑（Tinder）”。大概是害怕失落，她曾一度抱持着宿命论的心情，不积极追求感情“我就觉得It is what it is”，甚至不敢拜月老，“因为我如果许错了怎么办”（註：在台湾拜月老的习俗，信众需要写下尽量明确的交友条件）但她又补上“如果朋友邀我去拜（月老），我应该会去吧”。



跳舞跟与人交往其实很像，这些年来，她发现自己对于亲密关系有了更明确的想法，在越来越精准掌握自己之后，才能在交往中自由的交流；除了练习掌握好自己，自由还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对手。

节目即将来到第四年，扬也将要跨入三十岁，今年的情人节她终于可以诚实地面对自身的情感需求，坦承自己喜欢恋爱，她写下：“到底为什么想要谈恋爱，想要像《爱在黎明破晓时》那样不顾一切跳下火车，想要落入谈恋爱的‘刻板印象’，却还要自我谴责？”甚至终于列出或许对月老而言有点抽象的交友愿望：“我想要一个可以跟我聊性别平等、聊情慾解放……一个可以跟我没日没夜聊天又做爱的人；一个有脑思考有同理、同时拥有幽默感讲话不用在意政治正确的人；一个尊重彼此意愿、明白爱不能强求，所以不把一辈子挂在嘴边的人。”

这则贴文获得超过四十位的网友回复“很有共鸣”、“我也是这样”，这或许真正体现了扬做节目的真正精神：打破假装的沉默，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传递到社群上的各个角落，反射出绵延的回音，而人们或许能在回声的应援中，认可自己的样貌、得到前进的能量。